

普 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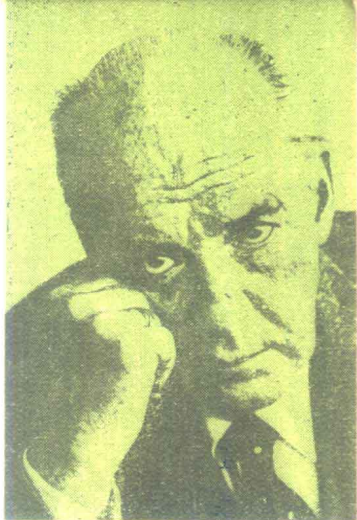
(美)弗·纳博科夫著

外国
文艺
丛书

AIGUO

W

ENYI



普 宁

(美)弗·纳博科夫著

梅 绍 武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Vladimir Nabokov

Pnin

本书根据 The Portable Nabokov,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74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任 意

普 宁

【美】弗·纳博科夫著

梅绍武 译

《外国文艺》编辑部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25,000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2,000 册

书号：10188·211 定价：(五)0.49 元

译者的话

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是当代著名的俄裔美国学者、文体学家、作家和翻译家。

他1899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祖父曾任沙皇时的司法部长,外曾祖是俄国皇家医学院首任院长。父亲曾是一名法官,后因参加立宪民主党领导工作于1908年被捕入狱,1917年在临时政府任职,革命爆发后逃往克里米亚,1919年又举家途经土耳其流亡西欧,在柏林办一份自由派流亡报纸,1922年被两名流亡的右翼君主主义分子暗杀,其中一名暗杀者后来成为希特勒手下掌管俄国流亡分子事务的官员。

纳博科夫随同父母流亡之前,曾继承了舅父遗赠的两千英亩土地的庄园产业。他先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语和俄语,获学士学位,后在柏林和巴黎从事俄文创作,早在1916年他就已在俄国发表过一本诗集。在欧洲二十年流亡生活当中,他同俄国作家蒲宁一起在流亡者的圈子里享有声望。1940年纳粹入侵法国前夕,他移居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韦尔斯里学院、康奈尔大学讲授俄罗斯和欧洲文学以及文学创作,学生当中包括受到他很大影响的美国当今

另一著名作家托马斯·品钦。纳博科夫自1938年就开始改用英文写作。他业余喜爱收集蝴蝶等鳞翅目昆虫，1942至1948年还曾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任研究员，发现过几个新品种的蝴蝶和蛾。有位西方评论家认为，正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爱好而使他象契诃夫那样，在观察人和社会处境时细致入微，并以科学审慎的态度来阐释。他1945年入美国籍，1960年移居瑞士，直至1977年病逝。

纳博科夫一生写下了大量作品，据估计有四百余首俄文诗作、六部俄文诗剧、三部俄文散文剧、五十二篇短篇小说（内有二十篇已译成英文）和十七部长篇小说（内有六部是直接以英文写的）。他主要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重要作品有《玛丽》（1926）、《王、后、杰克》（1928）、《辩护》（1930）、《光荣》（1932）、《黑暗中的笑声》（1932）、《失望》（1936）、《斩首的邀请》（1938）、《天资》（1939）、《萨巴斯兴·奈特的真实生活》（1941）、《从左边佩带的勋带》（1947）、《洛莉塔》（1955）、《普宁》（1957）、《微暗的火》（1962）和《阿达》（1969）等。1951年他发表了自传《讲吧，回忆》，1966年又作了修订，美国著名诗人兼批评家E·B·怀特认为这部自传写得好，应被列为大学英语系必读之书。

1944年，纳博科夫完成一部研究果戈理的著作。他早期还曾把罗曼·罗兰的《柯拉·布勒尼翁》、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以及济兹、拜伦、波德莱尔、缪塞、莎士比亚、丁尼生的诗译成俄文，后期曾把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十二世纪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和普希金的

《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英文。纳博科夫不赞成附庸风雅的意译，而主张直译，并靠注解和评论来阐释。他1964年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共四卷两千页，译文仅占二百二十八页，工程可谓浩大。

纳博科夫流亡在外总是住在旅馆、公寓或别人家的住宅内，这种生活导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也大都是象他那样的流亡人物或艺术家，他们为了摆脱精神空虚和受难的现实而沉浸在往事的回忆、纯艺术、棋术或其他一些反常的行为中，作品中流露出一种失意感，精神受压抑感乃至精神崩溃感。

在文体上，他虽然继承了俄罗斯和欧洲文学的传统，但也受到本世纪象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一些作家的反传统的影响。他在文学形式和语言上大胆进行探索，从而在形式和技巧的创新方面独具一格。他的作品文笔幽默、描绘细致，他还喜欢在作品中制谜，犹如魔术师在变戏法，更突出了他的独特风格。但是，他的作品往往隐晦难懂；一位西方评论家说读他的作品时，头一遍如坠入五里雾中，第二遍略见端倪，理出些头绪，第三遍方茅塞顿开，发现阳光灿烂无比，而且看他的书时手边还需备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作为向导。另外有些评论家说他操纵笔下人物如操纵木偶，语言如蝶翼上的色彩，认为他是福克纳以来美国最重要的作家，或是乔伊斯以来最有风格、最具独创性的作家。法国作家让-保罗·萨特把纳博科夫归入反小说派作家行列中，说他“有一种流放的愿望要把自己已经筑起来的结构统统

撞倒，另起炉灶”。

但是，使纳博科夫获得国际声誉的则是他那部引起争议的小说《洛莉塔》。故事梗概大致为一个名叫汉贝特的欧洲中年男子，由于对一个十二岁姑娘发生恋情而娶了她的母亲戴格瑞特，后戴格瑞特死去，免除了汉贝特原想谋杀她的企图。他带领洛莉塔赴美旅行，在许多汽车旅馆停留居住，最后达到了他的欲望。洛莉塔后又同另一男子出走，汉贝特追踪寻获，将那个男子杀死，尽管洛莉塔这时已经“衰老”而怀孕，堕落下贱，可他还是非常爱她……这部小说最初于1955年在巴黎出版，1958年方在美国正式出版，评论界议论纷纭，有的认为这是一部非道德小说，有的认为这是一部堪与《尤利西斯》相媲美的伟大作品，还有的认为作者是借用汉贝特这个人物嘲弄了美国人的某种欲望，以怪诞的手法讽喻了美国人的野心、对青年抱有理想化的看法以及汉贝特那种无耻的个人主义。英国文学批评家马库斯·坎利夫认为当今美国亨利·米勒等人在性爱方面更加露骨描写的作品都已不是禁书，《洛莉塔》则已显得古板而过时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中写道，“《洛莉塔》是一本充满惊人机智和活力的小说，写美国社会中的粗俗面，谁都比不上纳博科夫，比如说美国汽车旅馆的肮脏和荒谬，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写作题材，最后总算找到一个诗人兼社会学家的纳博科夫，把它写得淋漓尽致。”

在创作的目的上，纳博科夫不喜欢别人称他是个“道德讽刺家”，他一再宣称，“我没有什么社会性目的，没有道德

信息；我也没有什么总的思想要去开拓。”他喜爱的西方作家是斯特恩、霍桑、爱默生、爱伦·坡、梅尔维尔、阿兰·罗布-格里耶和博尔赫斯等人，而把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说成是“三个可憎的平庸作家”。

纳博科夫虽已去世，但声誉日益增长，近几年出现了不少从各个角度研究他的作品专著和文章，他的作品还有人在作注释本帮助读者理解，传记已出版了两种，他的许多俄文著作正由他的儿子整理译为英文。

长篇小说《普宁》(Pnin)最初在1953—1957年的《纽约客》杂志上间断地连载了四章，是纳博科夫第一部引起美国读者广泛注意和欢迎的小说。它描述一个流亡的俄国老教授在美国一家学府教书的生活。他性格温厚而怪僻，对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常受同事们的嘲弄，妻子也离弃了他。他孑然一身，只得沉溺于故纸堆里，钻研俄罗斯古文化和古典文学聊以自慰；时时刻刻回忆往事，流露出一股浓重的怀乡愁。纳博科夫把俄罗斯文化和现代美国文明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诙谐而机智地刻画了一个失去了祖国、割断了和祖国文化的联系、又失去了爱情的背井离乡的苦恼人。

作者在这部作品里还表达了他一向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憎恶，嘲讽了美国流行的心理分析学，同时也含蓄地讽刺了当时盛行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学府的描写，尽管讽刺得有些夸大，但并不失真。书中偶尔也出现纳博科夫对共产主义的某些错误看法，读者当然会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

纳博科夫喜欢制谜，结构有时来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这在《普宁》一书中也可见到，例如讲故事的人是谁，直到末一章才见分晓，又如结尾情节又转回到第一章起首的情节等等。英国文学批评家G·M·海德曾把纳博科夫的普宁同果戈理《外套》里的小人物阿尔卡季·阿尔卡季耶维奇相比较，认为纳博科夫受果戈理的写作手法影响很大，这话说得不无道理。

第 一 章

1

那位上了年纪的旅客，坐在风驰电掣的客车靠北窗戶的位子上，面对着两个空位子，身旁也没人坐，他不是别人，正是铁莫菲·普宁教授。他头秃得挺象个样儿，皮肤晒得黧黑，脸蛋也刮得蛮干净，首先给人比较深刻印象的是他那个褐色的大脑袋，那副（遮住初期眉毛脱落的）玳瑁边眼镜，猿猴那样厚实的上嘴唇，滚粗的脖颈和那穿着绷得挺紧的花呢上衣的、结实的身子骨儿；但是临了叫人多少有点失望的是他那（眼下穿着法兰绒裤子、交叉着的）两条腿却挺瘦，脚也显得纤弱无比，几乎跟娘儿们的脚一模一样。

他那双邋里邋遢的羊毛袜子是猩红色的，带有淡紫色的菱形图案；那双保守的浅口黑便鞋让他花费的钱，几乎跟他用在（包括那条花里胡哨的领带在内）全身装束其他方面的钱一般多。四十年代以前，他在欧洲那段生活稳定的时期，一向爱穿长衬裤，裤脚塞进颜色素净、旁边绣花的干净丝袜里，用袜带吊在穿着棉布裤的腿肚子上。那当儿，对普宁来说，把裤腿提得过高而让人瞥见了里面的白衬裤，就如同让太太小姐们看到他没戴硬领和没打领带一样粗鄙；就

连巴黎第十六区那座肮脏的公寓——普宁逃出列宁化了的俄国，在布拉格受完高等教育之后，在那里住过十五个年头——那位看门的卢老太婆上楼来收房租，正巧碰上古板的普宁没戴 faux col^①，他也马上会用一只高雅的手遮住脖子前面的领扣。这一切在这个新世界随随便便的气氛里都有了些改变。如今，他已经五十二岁，反倒热中于日光浴，穿短袖衬衫和松松垮垮的长裤子了，两条腿一搭起来，就存心老脸厚皮地露出好大一片光腿。眼下，他就可能对一位同路的旅客如法炮制，可是这节车厢里除了还有一名士兵在一头呼呼酣睡，另一头有两位女士在专心照应一个婴孩之外，只有普宁，别无他人了。

这儿要透露个秘密，那就是普宁教授坐错了车。他本人并不知道，列车员也不摸头，后者这时已经穿过几节车厢来到普宁乘坐的一节。说真的，普宁这当儿倒觉得扬扬得意咧。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副主任裘迪丝·克莱德小姐请他星期五晚上到克莱蒙纳做一次学术报告——这个城镇在普宁一九四五年起就栖身执教的温代尔西边大约两百俄里——她告诉我们这位朋友说乘下午一点五十二分驶离温代尔那班火车最合适，四点十七分就抵达克莱蒙纳了，但是普宁跟许多俄国佬一样，过分喜好时间表、地图、目录这类玩意儿，尽量把它们收得齐全，然后带着无事瞎忙的兴奋劲儿，随心所欲地利用它们，一旦给自己推敲出一些时间表就

① 法语：衬衫上的活硬领。

沾沾自喜，因此他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发现有一班更方便的车次（下午两点十九分离温代尔，四点三十二分抵克莱蒙纳），旁边还有个不大显眼的参照符号，标明每周星期五，只有星期五，这班两点十九分的火车开往远方一个同样冠有一个悦耳动听的意大利名字的比较大的城市，中途在克莱蒙纳有一站。可是对普宁来说，不幸的是他那份火车时间表是五年前印的，其中有一部分早已不管用了。

他在温代尔学院教俄语，这是一家多少带点地方性的学府，特点是美化了的校园正中开了个人工湖，爬满长春藤的走廊把各座大楼连接了起来，几幅壁画展现该校一些易于辨认的教员正在把知识火炬从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和巴斯德^①手里传给许多傻大肥粗的农场小伙子和姑娘，此外还有一个活跃而兴旺的庞大的德语系，系主任哈根博士得意扬扬地称它是“学府里的学府”（说的时候把每个音节都念得非常清楚）。

在一九五〇年秋季一学期里，注册念俄语的学生不多，有一个过渡班的学生，爽直而认真的贝蒂·勃里斯，一个仅露了名字的高年级学生（选了学分而从没上过课的伊万·德勃），和另外三名欣欣向荣的初级班学生：约瑟芬·马尔甘，爷爷奶奶都生在明斯克^②；查尔斯·麦克白斯，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已经处理了十种语言，准备再埋葬十种；无精打采的爱琳·兰，有人对她说一旦掌握了俄文字母就差不

① 巴斯德(1822—1895):法国化学家和生物学家。

② 明斯克:现为苏联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

多能阅读《安娜·卡拉马佐夫》^① 原文版啦。普宁作为一名教员，根本没法跟那些分布在美国学术界各处的了不起的俄国太太小姐们竞争，她们尽管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却不知怎地只凭直觉、巧嘴灵舌和一种母性活力，竟然在那种伏尔加母亲河歌谣、红鱼子酱和茶炊的氛围里，把她们那艰难而美丽的语言的神妙知识——灌输给一群懵懵懂懂的学生了；普宁作为一名教员，也从来没设想进入近代科学语言学的崇高殿堂——苦行僧般研究音素的学术界，一些认真的小伙子在那殿堂里面学的不是语言本身，而只给教会了一套方法来教别人也用那种方法来教学罢了；那套方法犹如瀑布一般，水花从这块岩石泼溅到那块岩石，不再是一种合理导航的媒介，然而在难以想象的将来也许会有助于发展深奥的方言土语——基本的巴斯克语^② 什么的——只有某些精制的机器玩意儿才能说得上来。普宁对他这份工作无疑采取一种逍遥自在的业余态度；他确实只靠一家比温代尔学院大得多的学府的斯拉夫语文系主任主编的一本文法书来教课，那位主任是个年高德劭的骗子，俄语蹩脚得简直是个笑话，可他却宽宏大量地让别人匿名苦干出来的产品借用他的大名出版。普宁尽管有许多缺点，却具备一种老派的魅力，令人敌意尽释，他那位忠实的保护人哈根博士在一些脾气别扭的校董面前力称那种魅力是一种精巧的进口

① 这里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两书的名字弄混了，说明那人对俄罗斯文学的无知。

② 巴斯克语：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的古老居民说的一种语言。

货，值得用本国现金支付。普宁一九二五年左右在布拉格大学荣获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到了本世纪中叶已经变成没多大用途的衔头，可他作为一名俄语教员倒也不能说完全不称职。他招人喜欢，并非由于什么主要才能，而是由于他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插科打诨，他一离题东拉西扯就会摘下眼镜，一边眉飞色舞地追忆往事，一边按摩他那副现实的镜片。用蹩脚的英语扯怀乡话题啦，自传性质的奇闻轶事啦。普宁怎样来到 Soedinyonnie Shtati（合众国）啦。“登岸前在船上接受海关检查，好好！‘没什么东西要报关吗？’‘没有。’好好！然后是些政治问题。他问道：‘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就回答”——这位开讲人由于打心眼里涌现一阵暗自得意的欢乐而暂停一会儿——“‘首先，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该怎么理解呢？是实际的呢，形而上学的呢，理论的呢，神秘的呢，抽象的呢，个人的呢，还是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我年轻的时候，’我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于是我们就展开一场很有趣的讨论，结果我在埃利斯岛^①整整度过了两个星期。”——肚子开始起伏，一起一伏，这位开讲人捧腹大笑起来。

还有一些更妙的幽默场合。仁慈的普宁带着一种羞答答的神秘表情，一边准备为孩子们讲些自己当年领略过的妙趣横生的事儿，一边自己先不先忍俊不禁，露出一嘴残缺而可怕的黄牙，然后会打开一本破旧的俄文书，翻到他小心

① 埃利斯岛：美国纽约湾内移民登记处。

夹了一张精致的人造革书签的地方；打开那本书的时候，脸上往往会浮现一种惊慌失措的神情，使他那温顺的容颜全然改色；他张着大嘴，狂热地来回翻弄那本书，可能要过好几分钟才找到所需要的那一页——或者对自己毕竟标对了地方而感到满意。他选的段落大都摘自差不多一世纪以前奥斯特洛夫斯基^①草草写成的一些有关商人生活习气的、古老而幼稚的喜剧，或者出自一出同样古老、甚至更古的、靠曲解词义取胜而价值不大的列斯科夫^②的闹剧。他用（彼得堡一家剧院）亚历山大古典剧院^③那种洪亮热情的声调，而不是用莫斯科艺术家剧院那种清脆纯朴的声调，把这些老古董念出来；不过要欣赏这些段落至今尚存的任何妙趣，人不但得充分熟悉方言土语，而且也要有丰富的文学见识，他这个可怜的小班内的那些学生可对这两样均不具备，因此只剩下这位表演家独个儿在欣赏课文里微妙的联想。我们方才已经提到的那种起伏的喘息，眼下在这儿会变成一次名副其实的地震。普宁一边犹如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绘影绘声地摹仿表演，尽力追忆他（在一个尽管被历史淘汰而却好象格外鲜明的灿烂世界里）度过的一段热情洋溢、对

①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第一个喜剧《自己人好算账》（1850）以讽刺的笔法描写了商人的生活习气、唯利是图、胡作非为和赤裸裸的利己主义。

②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现实主义作家，著名作品有《左撇子》、《主教生活琐记》、《兔子隐藏的地方》等小说，也写剧本。

③ 亚历山大古典剧院 1832 年建于彼得堡，专演古典剧目，现为国立列宁格勒普希金模范话剧院。

事物敏感的青年时代，一边接连地举出例子，深深陷入自我陶醉的境地，使他的听众有礼貌地揣测那些玩意儿一定是俄罗斯幽默。不大一会儿，笑料对他来说也显得过了头，于是梨形的泪珠便会从他那黧黑的腮帮上淌下来。不光是那排吓人的牙齿，还有一大块粉红色的上牙床，都突然翘了出来，就象一个玩偶匣被揭开盖儿，玩偶突地蹦出来那样。他的手会忽地一下放到嘴边，宽肩膀摇来晃去。尽管他那只挥来挥去的手遮没了话语，使全班学生越发听不明白，可是他彻底沉醉于自己那种欢乐中的劲头，却证实是无法抗拒的。临到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时，他就会招得学生们憋不住大笑起来，一阵突然爆发、颇有节奏的狂笑发自查尔斯，一串出人意料之外的、优美而荡漾的笑声使约瑟芬换了容颜，她其实长得并不标致，而长得标致的爱琳则失礼地格格傻笑不已。

这一切并没改变普宁坐错班车这一事实。

我们该怎样来诊断他这个可悲的病例呢？特别应该强调一下的是，普宁完全不是上一世纪那种脾气好的德国腐儒——*der zerstreute Professor*①。恰恰相反，他也许过分谨慎，过分坚持不懈地提防邪恶的陷阱，过分劳神地处处警惕，唯恐周围光怪陆离的环境（无法预测的美国）会诱他落入圈套，干出一些荒唐事儿。恍惚不定是这个世界，而普宁正有责任来整顿这种局面。他一辈子总在跟一些无情的对

① 德语：恍惚不定的教授。

象交锋，他们一进入他的领域，要就土崩瓦解，要就攻击他，要就不起作用，要就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他的手笨得出奇，可他却又能一眨巴眼的工夫就用豆荚做出一个单音符的口哨儿，用一块扁石能在池塘水面上打出跳十次的水漂，用指关节能在墙上映出一只兔子的黑影儿（也是一眨巴眼就完成的），而且还能表演俄国人从袖口里变出东西来的其他一些平凡的戏法，因此他就认为自己有了一套了不起的手艺。他怀着一种困惑不解而迷信的喜悦心情溺爱各种小玩意儿。各种电气装置使他着了迷。塑料东西使他激动万分。他对拉链也称赞不已。但是，一阵风暴半夜里使当地发电站瘫痪后，他那座恪守职责的电钟清晨就会给他胡报时辰。他那副眼镜框子会从正中折断，给他剩下两片镜片，他就会含含糊糊地想把它们连结起来，也许巴望出现自动有机粘合的奇迹来修复吧。绅士顶顶依赖的拉链会在他匆忙而绝望的梦魇时刻，由于他不知怎地用手一弄而松开。

他仍然不知道自己坐错了车。

对普宁来说，英语是个特殊危险区域。他离开法国到美国来的时候，除了懂得一些象“此外仅余沉默而已”啦，“再也不会”啦，“周末”啦，“人名录”啦等等没多大用途的零星词汇，以及一些象“吃”啦，“街道”啦，“自来水笔”啦，“暴徒”啦，“查尔斯顿”^①啦，“边际效用”啦等等普通字眼之外，根本对英语一窍不通。于是，他坐下来顽强学习弗尼莫

① 查尔斯顿：美国流行的一种舞蹈。